



# 人间最好是小满

□作者：江初昕

## 仲夏的生机

□作者：何少球



在农村，小满是一个重要的节气。这个季节，地里的农作物失去了最初的鲜嫩质地和青涩面孔，绿色的叶子开始显现生命的粗犷与茁壮，绿着你的眼。小满到来的时候，到田野里去，你总能看到碧绿的海浪般的麦田，散发着绿油油的色泽。阳光温和地照着，麦子们幸福地享受着温暖的抚摸。沉甸甸将要成熟的果实，着实招人喜爱。而那青青的麦穗用手指轻轻一捏，软绵绵的，富有弹性。原来，青壳下的麦粒还在成熟与未熟之间。这似乎昭示着眼看饱满的丰收季节，但又不意味着顶峰的来临，一切充满殷实美丽而又滋润的希望。

此时节，正是小麦“灌浆”时期，麦粒看起来好像饱满了，其实只灌个“半饱”，并没有成熟，故称小满。民间谚语说，“麦到小满日夜黄”，可见，到了小满节气，麦子将一天成熟。小满时候的小麦，似初长成的邻家少女一般，丰姿绰约，在初夏浅浅的暖风中摇摆，裙裾沙沙地响着，憋着劲头走向饱满，让人越发觉得仓廪之足的心愿分外急切。

小满之后，夏熟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收获

期。农谚云：“小满物满盈，小麦快长成，大地色彩多，青黄绿白红”。此间农事繁多。“小满不满，麦有一险”，这是流传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的谚语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小满是一道坎。小麦的生长时期漫长，要经历秋播、冬藏、春荣、夏长，亭亭的丰满窈窕的小麦不到归仓，不敢妄言收成。所以农人看小满时候的小麦，心情是满怀希望而又惴惴不安的，他们该是用望儿女的心情端望小麦的吧。每到小满时节，麦田里到处都是农人，他们像照顾三四岁刚走稳、还常摔跤的孩子一样，照料着蓬勃的庄稼。他们在麦田里掐着指头，看着天色，盼望着饱满的青绿带来满眼金黄的丰收。

父亲的“小满”是忙碌的。每天一大早，父亲就牵着牛扛把铁锹到地里。他把牛赶到河滩的草地上，任由它四处吃草撒欢。之后到地里秧苗田里去看水够不够，水浅了，他会开挖池塘，把水放到秧苗地里。水多了，他会把水分到下面的池塘里，也会沿着小径寻找漏水的地方，漏洞多是黄鳝打的，找到了顺着漏水的方向，在田埂中间挖下去。看着麦子

一天成熟，心里的甜蜜、丰收的期待漾在了脸上。

江南的梅子雨绵延不绝，家家屋檐下一片雨，像挂着一道银帘。田野里的小河、溪水，越过褐黄的泥滩，一路欢腾轻盈地流淌，河边的人，则为水的丰盈而欣喜。小满时节的河流，既无枯旱时的丑陋，也无发洪水时的狂野，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刻，如女子，脂粉刚好把瑕疵掩盖，却无一抹浓抹的艳俗。所谓风调雨顺，大概就是这种恰到好处，过犹不及的境界。

再过些日子，天气逐渐热起来了，小孩们终于可以光着小屁股一个接一个扎着猛子蹿进水里，捞鱼捉虾，互相追逐嬉戏，那童真无邪的笑声在溪边回荡，一个炎炎的夏日即将隆重上演。不久，打油菜籽，收割麦子，乡村里就会出现一番热闹的丰收景象，这也是小满节气丰盈而积蓄的诗篇。

王安石在《初夏即事》写道：“石梁茅屋有弯碕，流水溅溅度两陂。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小满是一个充满哲理和诗意的节气，它不仅仅是季节转化的标志，更是对人生的一种提醒和启示。

## 黄了枇杷，红了樱桃

□作者：子安

每到小满时节，总能勾起我对故乡田野的无限遐思。当春风不再轻柔，夏日尚待铺张，一切生长正盛而不躁，正是这个节气才有的韵味。而此刻，我心中的画卷缓缓展开，便是那一片片枇杷的金黄与樱桃的火红，它们在温暖的阳光下，交织成一抹抹动人的色彩。

故乡的枇杷树总是早早地迎接小满的到来。它们站立在老屋旁的泥土里，似乎已经扎根了许多年，见证了无数个季节的更迭。每当小满前后，我便能看到那些果实由青涩慢慢转为金黄，仿佛一霎间，黄金缀满了枝头。那是成熟的颜色，也是收获的颜色。

记得有一年，我回到故乡，恰逢小满。清晨

的露珠还挂在枇杷叶上，阳光穿透薄雾，照在那金黄的果皮上，显得格外耀眼。我伸手摘下一个，剥开皮，那肉质细腻而多汁，一口咬下去，甜中带着微微的酸，那是故乡的味道，是童年记忆中的味道。

而在我的记忆中，与枇杷同样不可或缺的，还有那鲜红欲滴的樱桃。不同于枇杷的沉静，樱桃树总是显得更加活泼，它们挤满了枝头，仿佛一群群热情的火鸟，在绿叶的衬托下，愈发热烈。小满时节，樱桃也到了香甜可口的时候，红得发紫，紫得深沉。

那时候，我常常跑去樱桃园，摘下几颗火红的果子，直接丢进嘴里。那种从舌尖到心底的清甜，

直到现在还能回味起那份纯粹的快乐。樱桃的红和枇杷的黄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交织，成为了小满时节深刻的印记。

如今，我已离开故乡多年，身居喧嚣的城市，却依然难以忘怀那些关于小满的美好。每当这个时节，我总会不自觉地走进市场，去寻找那些熟悉的身影。看着一排排摆放整齐的枇杷和樱桃，虽然品种各异，却总能在它们身上找到故乡的影子。

我会买上一些，独自品尝。那滋味，虽不及故乡的鲜美，却也足以让我在繁忙的生活中，找到一丝宁静和慰藉。我会想起那些年轻时光，想起那片土地上的温暖和丰收，想起那些简单而纯粹的日子。



执子之手 潘晓平摄

## 父亲的“小满”哲学

□作者：张绍琴

田野里，纵目而望，麦苗青青，麦穗沉沉，麦籽已开始饱满，但还没有成熟，看起来的饱满其实只是灌了个“半饱”，这是小麦的“小满”。小满后十天半月，农民们三三两两拿着镰刀奔向麦田。阳光下，一束束收割下的麦子像花一样，绽放在农民们嘴角的笑窝里，闪烁着额前滚落的汗珠中。小满，是收获的前奏。

小满者，物致于此，小得盈满。人生百年光阴，父亲深谙小满之理，不疾不徐地向前走着，在对子女的教育上，在对欲求的追逐上，莫不如此。

幼时读书，不甚努力，考试考砸了，卷子藏在书包里不敢示人。一路上，我把斜挎的书包护在腋下，一只手按着，生怕打着红色勾叉和分数的卷子像蝴蝶一样从包里飞出来，被人捉去；露出一脸沮丧的表情，看见人便绕道而行。父亲似乎学过心理学，看见我便能猜个大概。

“又考砸了吧？”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。“平时让你好好学习你还不信。哪有不劳而获的道理？不过没有关系，你能读到什么时候我供你到什么时候。实在读不了，回家我教你干农活，也能讨一口饭吃。”父亲笑着，轻松地调侃道。

快到交学费的日子，父亲东筹西借，好不容易凑齐交到我手中，还是一脸轻松的样子。“你能读到什么时候，我砸锅卖铁供你到什么时候，

我会尽力，你尽不尽力就是你的事了。”每年开学，我背着书包如愿上学。父亲收拾起他的锤子手锤等石匠工具，外出打石头，挣钱还债。

现在想来，幼时虽然家贫，常年举债，子女读书也并不出色，但父亲自有一种“小满”的笃定心态——他尽力了，债总会还上，子女终会懂得尽力。只要尽力了，就会有收获。

父亲有一句口头禅：“差不多就可以了。”父亲近六十岁时，四个子女全都考上学校，走上工作岗位。他将打石头的整套工具赠予徒弟，土地送给邻居耕种，自己留下两块菜园种一点蔬菜，养两只羊、一头猪、几只鸡。岁末，宰杀烹调，邀请亲戚朋友十余桌相聚。人家问他怎么不外出打工了，不种地了。他淡然回答：“人一辈子，顶多百十年的光阴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不要一直急着赶路。”

父亲泡上一缸酩茶，茶缸常伴身侧。放羊的时候，望着吃草的羊儿，呷一口；到菜园子浇菜，坐在土坎上，呷一口。人家和他说话，你的羊长得好好呀？你的菜长得怎样？他回答：“还行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

我们回家，给他零花钱，他抽出一两张，退还给我们，说道：“你们还要成家立业，自己存着，回来给点意思意思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

父亲的小满里，有知足，有懂憬，有释然。过去，他总是对我们说，只要身体好好的，自己

知道努力，总会一天比一天好。其实这话也是他对自己的鼓励，伴随着他走过几十年的艰苦岁月，将我们抚养成成人。别人说他养四个孩子，负担重。他说他的四个孩子和土地里的庄稼一样，会有收成的。我们忙于工作，一年回去的次屈指可数。父亲不像母亲那样每次打电话都急切地问什么时候回来，他总是安慰母亲，孩子大了就像鸟的翅膀硬了，要飞出去自己找食，这是好事。

如今，和我们一起搬到小城居住的父亲不时仍会说：“人一辈子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了解他的人都知，他这句话里暗含着只要身体健康，还会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，何必纠结于一时一事。

父亲的“小满”哲学，有着朴素的道理。



奶奶给我拍照片 梅方明摄